

■ 诗歌边缘化引发反思

今天的诗歌是有些寂寞的。《新民晚报》就曾提过，当年几乎一个班的人，人人读诗写诗，那个用诗歌真诚地打动女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大学生们摇摇头说现在还是“高富帅”最吃香。虽然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将不会消失，但随着诗歌被边缘化，在校内校外都已经逐渐成为少数人的“游戏”，当年诗歌承载的人文自我反思、对尊严的尊重、对美和真的追求等功能也将成为小众。

80级的郑洁在夏雨诗社的纪念文集中写道：“如今，整个社会的快节奏使得人们跟着一种惯性走，一方面，每个人似乎忙于积累个人财富，重于保护物质获取的途径；另一方面，在看似强化了个性发展的同时，作为群体人却集体在远程目标和心灵家园之间顾此失彼。”

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说：诗是如迷忽觉，如梦忽醒，如仆者之起，如病者之苏。

诗是麻木迷失之后的清醒，又是浑浑噩噩之中的灵机，是跌倒困顿的心灵的重建尊严，也是久病的生命的自我复苏。没有诗的现代人，是否生命久病不苏，活得没有灵性，也没有尊严？

尽管如此，我们相信诗歌是不会灭亡的，只要人们心里还有对美好、幸福、梦想的追求，诗歌总是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。每个人都是诗人，每个人心里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表达。

我们期待着，诗歌，像展开翅膀的小鸟，在宁静而又热情的校园里飞翔。

新夏雨人会担负起这一重任：我们是先锋，我们是前驱，我们为自由而奋斗，我们将梦想付诸现实，我们在生存的真相中发现生命的沉醉。



复旦诗社简昉朗诵《黄梅雨季》